



8



元史卷二百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八濂等修二日

外夷傳第九十五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渡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卽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爲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爲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亾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



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名闕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沖共討滅六哥劄刺與沖約爲兄弟沖請歲輸貢賦劄刺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刺移文取兵糧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

閤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送劄刺行營劄刺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帛也持詔往諭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刺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着古歟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八月着古歟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詔遣着古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木解等十二人復



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十九年二月着古歟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戶旁近州郡亦有來師者撒禮塔卽與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瞰瞰遣其弟懷安公王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絲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瞰遣使奉牛酒迎之十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瞰遣

王佺等詣撒禮塔屯所犒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諭瞰三月瞰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賫國贐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瞰遣其將軍趙叔章御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瞰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別將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領之十月瞰遣其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五年四月詔諭瞰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賊殺劊刺之後未嘗遣



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賫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乃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十月噉復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處降民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復請領其降民遷居東京賜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五月其國人趙玄習李元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節制且賜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噉遣其

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徵噉入朝噉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噉徵其親朝於明年十二月噉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彥琦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諫議大夫趙修閣門祗候金成寶等奉表入貢五月復下詔諭之十二月噉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侍御史權躉充行李使入貢是歲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秋噉以族子縉爲己子入質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故自定宗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憲



宗末瞰遣其世子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瞰卒命  
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制曰我  
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羣雄奄  
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  
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勅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  
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  
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  
不支邊戍自徹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亾  
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  
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

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  
命東方既定則將廻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  
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  
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  
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  
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  
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  
命邊閫斷自子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  
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



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  
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讐而擅  
殺無所歸而背主亾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  
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  
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  
日出彼滄漠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  
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  
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  
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  
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

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僂曰朕祇若天  
命獲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小大之  
間也以爾歸欵旣冊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  
知其上下之情朕甚憫焉僂求出水就陸免軍馬侵擾  
還被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境內六月僂遣  
其子承安公僖判司宰事韓卽入賀卽位以國王封冊  
王印及虎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三月遣使  
入貢四月僂入朝六月僂更名植遣其世子懋奉表以  
聞八月賜植王帶一遣侍衛將軍孛里察禮部郎中高  
逸民護懋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十



元史卷二百八 列傳 九  
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權場事三年正月罷互市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禎歷後歲以爲常禎遣使入謝優詔荅之四月禎遣其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貢八月朴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月詔諭禎籍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禎遣使入貢四年二月以禎不荅詔書詰其使者禎表乞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禎凡三遣使入貢賜禎羊五百十一月禎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

韓就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禎遣使奉表入賀諭還使令禎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羣牧于上都又遣必閣赤古乙獨徵禎入朝修世見之禮五月禎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鎰從古乙獨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與禎郎將康允珫頒其國十月禎入朝十二月遣禎還國是年春禎遣使入貢自是終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元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



侍郎殷弘司儀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  
十二月禎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  
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禎  
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禎飾辭令去  
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禎委以日本事以  
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禎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  
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禎遣其弟涓入  
朝帝以禎見欺於涓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北京總管  
兼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孟甲持詔諭禎其畧  
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

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  
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  
祖時王綽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  
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  
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脫等  
至其國四月禎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  
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  
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  
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  
用曰舟艦之事卽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



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敕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論爾主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

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十二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張鎰奉表從脫朶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康允昭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植復遣申思全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子懔入朝賜植玉帶一懔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軍都統領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都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植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懔入朝奉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涓事詔



遣臺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幹朶思不花等入朝樞密院御史臺奏世子懋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糧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授世子懋特進上柱國敕懋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抄不花往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帝以禎涓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禎涓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等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卽當窮治首惡進兵勦戮命趙璧行中書

省於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別同瓦馳驛於王綽洪茶丘所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益兵遣怵哥都率兵二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亨又言今旣有豐端不宜遣兵代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



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禎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杰從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怛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行之

故其略曰朕卽位以來憫爾國久罹兵亂冊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國王禎脅立安慶公涓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安慶公涓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誑誤一無所問二月遣軍送禎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國主彼旣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禎還國奠居舊京命達魯花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



爲汝之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將帥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致俘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怵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禴俱入其京旣而復令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尙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同禴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林衍使還言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係尙書宋宗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瑫惟茂弟惟禴自剄衍黨同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禴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大軍次王

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禴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禴弗從至入居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禴遣人報有朝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懋復言叛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禴復報叛兵悉遁去世子懋言叛兵劫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卽命乃顏率衆追擊之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怵古解來言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



麗設置屯田經略司以忻都吏樞爲鳳州等處經略使  
佩虎符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  
二千屯田阿刺帖木兒爲副經略司總轄之而罷阿海  
軍閏十一月世子懋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傳等妄  
奏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  
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謂  
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  
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  
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  
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

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  
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  
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  
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爲其疆  
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  
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  
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  
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  
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  
稽緩匱乏八年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



給婚安撫使阿海略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亾失中書省臣言諜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荅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詔使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以討珍島諭禎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禎遣其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懋率其尙書右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屑胄二十八人入侍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禎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

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懋還國十一月禎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式表謝許婚事九年正月禎遣其別將白琚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入見世子懋以其國尙書右丞宋玠玠父上將軍完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禎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鎰等歸國十年正月禎遣其世子懋入朝四月經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等奉詔誅之六月禎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州九月禎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



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少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懋七月其樞密院副使奇蘊奉表告王植薨命世子懋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略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世子懋可爲繼嗣今令懋襲爵爲王凡在所屬並聽節制八月世子懋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王淑上表謝

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懋復遣其判閣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一月以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十一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懋改官職名號懋遣其帶方侯王激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年七月懋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月懋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瞻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懋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兵禦備十五年正月瞻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授愼恂婿趙卞等陰



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  
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  
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  
諸處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  
歲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瞻十六年正  
月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字落四驛十七年五  
月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驛站  
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食十月  
直瞻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十八年  
二月瞻言本國必闕赤不諳行移文字請除郎中員外

各一員以爲叅佐瞻又請易宣命職銜增駙馬字從之  
六月瞻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勅併爲二十站仍  
給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爲從三品十一月金  
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十九年正月瞻以  
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閣里帖  
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  
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  
年五月以瞻子諫爲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  
以其國饑給以米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瞻遣使入奏  
復更名暉及乞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



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昀世守王爵選  
尚我家載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  
力定遠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昀入  
朝成宗元真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三品大德元年  
十月昀封昀爲逸壽王以世子諱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昀爲王  
三年正月昀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子時或言高  
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密直司  
監察司今諫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待中之職又昀  
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系及自造歷

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爲興祿大夫又  
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諫兩位下怯薛解合併爲一諫不  
奉旨諫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金符給宦者朮合兒  
又仁規進女侍諫有巫蠱事今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  
兆鞏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昀行事不法諫年少妄殺  
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  
昀并闖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  
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  
緇黃士庶各安其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昀不能服  
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



元史卷二百八 列傳  
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事九月詎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陳情其略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辰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賚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闊里吉思復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

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爲詎罷行省官有詔諭詎秋七月詎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旣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羞懼詎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諫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暲立爲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暲傳其子禎禎傳



其子距距傳其子諤諤傳其子燾燾傳其弟高祖初名  
俱距初名堪又名瞻後乃名距諤則更名章云高立為  
一平耽羅新國王繼其位高麗國王王世平燾燾受祿於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  
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  
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  
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祖選官導送時高  
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  
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  
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

耽羅國王嘗來朝觀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  
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  
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  
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歲  
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後改為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  
府又改為軍民安撫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  
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尹邦寶  
充招討副使以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  
使還屬高麗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日本東城之東古蘇對於國友云惡其善各姑姑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

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曰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書乘之使以通和好



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  
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  
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  
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祖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  
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  
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祖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  
遣黑的等至高麗諭祖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  
期祖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  
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  
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

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三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  
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  
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  
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  
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三人敕  
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  
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  
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  
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  
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



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  
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  
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  
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禎送國  
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  
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  
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  
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  
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  
月高麗王禎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

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  
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  
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  
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  
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  
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來見帝疑其  
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  
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  
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  
是月高麗王禎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  
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  
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  
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  
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  
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  
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  
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

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  
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  
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  
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  
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  
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  
口荅之五月日本行省叅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  
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  
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  
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



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遠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

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



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三年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命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正者亦幾數十萬之眾皆毀者不勝而歎之聞輩且也蓋自首官歸事不問不姑昔棄武日至八百里盡毀其宮高麗人陷廣州軍為唐人并舟為數十口日本人來劫盡下泊三萬為其製去鮮盡百口皆為上四載之曰越城其條束式外木元史卷二百八

元史卷二百九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六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為王傳三世為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主李氏傳八世至昊昂陳日熨為昊昂壻遂有其國元憲



元史卷一百九 列傳  
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木居後爲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昃竄海島得所前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

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昃來歸日昃還見國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昃傳國于長子光昺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婿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刺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遂納疑且曰俟



降德音卽遣子弟爲質王命訥刺丁乘傳入奏世祖中  
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充南諭使李文俊  
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諭之其畧曰祖宗以武  
功創業文化未修朕纘承丕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  
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丁馳駟表聞爾邦有嚮風慕  
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  
諭爾國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  
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卿國官僚  
士庶各宜安治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  
善視之毋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

景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  
員外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  
景爲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  
降詔曰卿旣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  
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  
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  
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景遣楊安養  
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郎范舉等奉  
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有差至元二年



元史卷二百九 列傳 三  
七月使還復優詔答之仍賜歷及頒改元詔書三年十  
二月光昺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  
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刺丁長爲本國達魯花  
赤四年九月使還答詔許之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餌  
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  
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  
赤統治之十一月又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  
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  
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  
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六

年十一月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  
日久一名婆娑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  
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  
候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  
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昺言其  
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  
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  
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  
十二月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  
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



前奉詔旨命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

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



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攻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隱來貢十二年正月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轍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

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霽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闡奉納果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昺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十五年



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刺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謂今聞國公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差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

烜就館見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爾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曰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旣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胷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論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



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  
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  
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  
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且道路艱難徒  
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  
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  
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  
馴象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州  
樞密院奏以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  
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

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  
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  
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  
子弟二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  
處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參  
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以光  
昂旣沒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  
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  
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  
卽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



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年朝廷復遣陶秉直持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袍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迫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

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閭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與前書畧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荆湖占城行省自願納欵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卽其地立省及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

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二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



報行省命萬戶趙修已以已意復書復移公文令開路  
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  
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  
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丘急嶺隘路行省  
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  
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  
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  
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仞忠誠少加矜恤  
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  
鎮國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

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  
管軍富阮盞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  
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閩往覘虛實斟酌  
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答兒斛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  
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至洞  
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  
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材諭其收兵開路迎拜鎮  
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得官軍遂  
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及聚板木釘灰置塲剗造選各翼水軍命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以占城旣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

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卽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



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  
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  
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  
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  
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  
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  
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  
烜卽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  
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  
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

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  
竄不得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  
船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  
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盞駐西路永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觥與唆都等兵至自占  
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  
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  
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  
尚書婿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四百餘人萬  
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



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安巡  
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  
忙古斛孛羅哈答兒由陸路李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  
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  
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  
婿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  
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斛劉珪皆言占  
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處就  
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伏走匿山林官軍獲  
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

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  
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  
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  
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斛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日  
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  
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  
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爲  
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  
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  
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



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  
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  
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左  
丞唐兀斛等軍未及度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  
始得出境唐兀斛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  
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  
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  
官吏百姓數日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遣愛及弗納  
達魯花赤不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  
益稷爲安南國王賜符印秀煖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

命鎮南王脫驩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  
稷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  
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  
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  
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  
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  
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  
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  
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  
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



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師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

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孛羅合荅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



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孛羅合荅兒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

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



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盃州間道

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旣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燾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戶府士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采持詔再諭日燾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



張立道言曾到南安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蜚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

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分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征安南陳巖趙修已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卽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天者



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曰燻大意以汝霖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還武宗卽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世子陳日養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

正月交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口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讐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下



諱劉四平郊氏  
元史卷二百九  
列傳  
三十一  
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益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略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啟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偕至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爲寶而使以不貪爲寶來物就付回使請

審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効成風兼聞阮益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至卽以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曠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益稷久居



於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成宗朝賜田二百頃  
 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  
 三司文宗天歷五年夏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  
 千緡至順元年諡忠懿王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煒遣  
 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命田土半具合  
 五其疆界其主籍開農之人悉付農土申飭農吏毋  
 莫其界外安南疆域土田或作人另設合當國之人  
 妙處其界外安南疆域土田或作人另設合當國之人  
 要論八直地其由因交人內嘗受承平夢說今  
 元史卷二百九

元史卷二百十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九十七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  
 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  
 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八年大理  
 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等使緬國招  
 諭其王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導其使价博來以聞十



年二月遣勅馬刺失里乞解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  
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脫因  
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  
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觀  
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  
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勅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  
使乞解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  
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  
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  
王其思之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

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  
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  
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  
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  
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隣嘗  
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  
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  
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  
以爲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  
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



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  
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  
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  
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  
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  
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  
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  
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  
旁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  
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

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  
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  
苴日退之三里抵寨門旋濶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  
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  
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  
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  
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  
帽或一兩靴一氊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  
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  
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爨爨摩此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奈蒙匡里荅八刺戶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祿堡戶一萬水都彈禿戶二百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刺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

矣卽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敘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荅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荅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玄世安以兵



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何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王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城招何必立相赴省且報西平緬麗州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何必立相忙直卜算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何必立相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

國二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使並虎符敕造戰船將兵六千人征緬俾禿滿帶爲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齒察罕迭吉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荅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荅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軍五百



滇西四半地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五  
人于彼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  
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  
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  
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  
二十糧萬石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  
印子信合八的爲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  
遣其世子奉表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  
以致上供金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  
仍賜衣遣還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  
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

八逃詣京師令忙完秃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蠻賊與  
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秃魯迭失請益兵又命  
薛超兀而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濶濶節制  
其軍六月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秋七月  
緬賊阿撒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  
餘人置中慶遣者蘇等來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  
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參  
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慶等從薛超兀  
而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  
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叩南詎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

唆都等卽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旣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求賢亞闌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孛由補刺者吾親率重兵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甫招之



屯往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與天祐甫偕行得其回書云已脩木城備甲兵刻期請戰二十一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廿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觜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千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

國土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蘭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荅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荅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降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囊爲質來歸欸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禿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



寶脫禿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入都入德刺第五子世利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來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

父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兄今孛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怨之願禽孛由補刺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



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秃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主補的及  
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會于屯半山塔遣子全德  
堅等領軍百人與寶脫秃花同赴太州進討約有急則  
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秃花背約間行自北  
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謀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  
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  
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顒等領兵赴國  
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顒兵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  
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

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  
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荆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  
劉涓岳榮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  
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  
舊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  
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  
主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  
進獻國主遣文勞印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  
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  
令其孫濟目理勒蟄文勞印大巴南等奉表歸欵是年



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  
伐占城不果行訕讞命獻千人賻四日十二日國主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  
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  
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讐殺至  
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爾言大德  
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  
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荅刺罕言彼小  
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圻都背譏議朝廷仍賜金縷衣不

賜以馬亦黑糝夫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  
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  
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  
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  
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  
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  
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  
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



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枸欄山議方畧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竝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竝進弼興孫參

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竝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竝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荅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蒲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



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竝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遂土罕必閣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參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閣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閣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參政

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荅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閣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王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閣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九日士卒必闔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  
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  
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  
彌高興傳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  
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  
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  
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  
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

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蕃市舶不  
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  
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  
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  
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  
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  
部員外郎阮鑿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  
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瑠求邇聞  
境未曾歸附議者請卽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  
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



兵命楊祥阮鑿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瑠求國鑿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責鑿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蹤跡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

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顧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鑿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只等圖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



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  
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  
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  
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  
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  
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  
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  
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

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主  
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  
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  
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  
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  
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  
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  
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  
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  
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



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  
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  
必闍赤赴算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  
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  
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  
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  
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旣下我使人持書招  
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  
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  
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

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  
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  
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  
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  
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  
至蘇木都刺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喻以大  
意卽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  
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卽遣  
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  
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日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



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阿兒曰來來曰急蘭亦  
得曰蘇木都刺皆遣使貢方物國以討國蠻奉請討備  
平馭入京國蠻會討又喪人博正日洪至上海帝唱蠻  
意明日麻煖蘇蘇蠻其出命婿張里盤二八人博二十  
至濠木濬陳國主土對入國蠻討香以望因命以六  
習發其請四民對其依罪罪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  
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  
王愚合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  
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對其  
元史卷二百十

臣祖庚

謹言昔明太祖詔廷臣曰元雖亡國事當

紀載况史紀成敗示懲勸不可廢也遂以所得十

三朝實錄命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東遺逸之士

汪克寬等十六人於洪武二年二月開局編纂詔

先成者進闕者俟續采補八月書成復遣歐陽佑

等往北平等處採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佑等

還詔續修仍命濂等為總裁以儒士趙勳等十四

人同纂修之二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論者謂為

命其期太促故不無率略也

臣等奉貴批書書院日南











